文人走笔

尉迟村的遐想

■赵艺宏

前几日，我同几位文友驱车前往晋城市沁水县尉迟村。这里是已故著名作家赵树理的故乡，也是文学的故乡。

我的老家在夏县，离沁水百余公里。由于地理相近，两地的日常生活、饮食特点、气候环境、寒耕暑耘之习俗大同小异。因此，我对赵树理的作品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尤其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语言韵味，使我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共鸣，因而也产生了到沁水瞻仰赵树理故乡的想法，并且相邀好友同行。

尉迟村最左面，是一条宽阔笔直的柏油路，叫“赵树理大道”。道路两旁是“树理艺术长廊”，壁面上镌刻的内容基本围绕赵树理的作品标题、创作背景、时间及内容介绍、社会影响制作而展开。赵树理故居为典型的北方四合院，二层砖木结构。据说，这座院子有二百多年的历史，看得出这是一个曾经殷实富足的家庭。赵树理住西屋，这是他曾经出生和写作的地方。院内长着一棵枫树，春夏交替时节，高高的树干，翠绿的树冠挺拔而茂密，微风吹拂，树叶摇摆着小手，欢迎着前来的人们。

拾级而上，展览馆与陵园中间有一段路，两旁是按照时间顺序展示赵树理代表作，基本涵盖了赵树理的代表作，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孟祥英翻身》《锻炼锻炼》《登记》《套不住的手》等作品。

陵园有五十余亩，依牛头山坡而建。园中苍松翠柏，树木茂密，庄严肃穆，寂寥无声。中轴线等距依次为水池、铜像、墓碑、墓冢，陵园底部呈半圆形。陵园两边有数十个大理石碑文，分别竖立在陵园的两侧，全是当年文艺界权威人士对赵树理的评价摘录。诸如郭沫若、茅盾、周扬、老舍、刘白羽、陈荒煤、孙犁、马烽等。评价语录言简意赅、饱含深情，让我们又回到了赵树理作品中那些活灵活现、过目不忘的人物形象；回到了文艺界根据赵树理创作的崭新理念和作品以及时代的需要确立的“赵树理方向”和对全国创作的影响中；回到了新中国重要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的形成和成熟中……除了这些评论摘录外，陵园大门至铜像两侧墙壁上镌刻的是漫画《小二黑结婚》，41幅浮雕是从漫画家米谷同名的连环画中节选出来的，形象逼真，发人深省。

“赵树理写小说写戏剧写论文写曲艺写思想杂谈，党需要他写什么他就写什么。他遗留下的精神财富永久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流传百世”，这是赵树理墓碑上的一段话。看过这些文字，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赵树理是人民作家，是当代文学流派“山药蛋派”的旗手。当年，中国作协在创作上肯定并确立“赵树理方向”，不仅是形势的需要，也是其作品影响力的体现。“赵树理方向”影响了当年全国文学创作，如对孙犁、浩然、柳青、周立波、康濯等人的创作影响，这些作家都是长期深入生活，写农村和农民的高手，都是热爱书写对象的实践者。赵树理出身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他通过学习和实践，成长为一个知识分子。反过来，他以自己的方式去写农村、写农民，用农民容易接受的方式讲述故事。这种写作立场是一种严以律己，也是一种浑然天成。赵树理的伟大，正是根植于他脚下的这片黄土地。他热爱土地和劳动人民，这种天生的热情是他对土地和农民的信任。好的小说就是去同质化，保证差异性。赵树理的小说写出了抗日战争、土改时期、农村合作化、人民公社不同时期的差异性。周扬说，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马烽说，赵树理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长期深入生活。而这一切的核心，是赵树理在长期写作过程中所建立的为农村农民写作的立场。

二黑、小芹、二诸葛、三仙姑、金旺……这不就是我们村里的某某某吗？这些故事不就是我们村里的故事吗？我从小爱听故事，经常带着这些问题，请教同为教师的爷爷和父亲。他们结合我的提问一一回答，同时还给我讲赵树理的其他作品，讲赵树理从农民中来为农民写作的故事，同时告诫我，要写出好作品，就要热爱生活，了解生活，熟悉生活。1983年，上海的《文汇报》发起“文学青年切莫拥挤在文学小道上”的讨论征文，我的文章《学会更好地生活》有幸发表，表达了一种写作的愿望和态度。1986年，我们几个文学爱好者在夏县成立蓓蕾文学会，开宗明义提出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自己熟悉的人，讲好自己的故事。今天，终于实现了夙愿，来到了文学的故乡，参观学习我们热爱的人民作家赵树理的人生和写作历程。兴奋之余，看到更多的是社会各界对人民作家赵树理的各种褒奖和纪念；激动之余，仿佛看到了一个面带微笑、思想活跃、步伐铿锵、立场坚定的赵树理从历史的长河中向我们走来。

这里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有一个伟大的灵魂。赵树理从农村来，为农民写作，采用农民喜欢的传统话本形式，为农民鼓与呼，同农民共命运，推动农村的发展、坚持听党话，跟党走、坚持文学的大众化及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坚持采用农民喜欢的形式讲农民的故事……这就是赵树理的文学立场，也代表着广大文学工作者的写作立场。

赵树理留给我们的遗产有哪些，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方法在新时期还有没有学习借鉴的意义？等你看到尉迟村围绕赵树理品牌建设成功的各种文化载体和中心，看到全村正在围绕赵树理品牌打造建设中的文化场景，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前来赵树理的故居纪念馆或站在墓冢前鞠躬致敬的身影，看到全村中心街道上竖立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赵树理的塑像，你就会对尉迟村对待和接纳文学和文化的理解和立场感到欣慰，充满期待。

尉迟村东的沁河河水，在哗啦啦地流淌。春秋共雨，日月同辉。一个为人民写作的作家，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河东风物

王范甜瓜香又脆

■王志英

一进农贸市场，就听到“王范甜瓜”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一听到这种叫卖声，就像回到了当年王范公社一样，因为20世纪70年代我在那里当过“公社书记”。

其实，“王范甜瓜”与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只是觉得在我待过的地方能创造出一个品牌，也是一种“骄傲”、一种“激励”、一种“震撼”，更是一种“觉醒”：“那时，我为什么就没有能为群众想出这个好主意呢？”

正念叨着，王振勇提着一袋王范甜瓜“绿博特”来了。

王振勇，原为王范公社刘村庄大队秘书。我调离王范公社后，他调进公社当了副书记。

他非常喜欢“绿博特”，主动向我介绍了这个新品种：它是一种杂交新品甜瓜种，颜色深绿，近似苹果型，外皮平滑，肉厚色绿；成熟期从种到收只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口感好，糖分高，汁多味甜，特别酥脆，口感香甜，十分爽口；富含苹果酸、葡萄糖、氨基酸、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是夏天消暑解渴的佳品。

我不由想起爷爷解放初期种植的甜瓜。那瓜成熟后，接触土地的瓜面总被一种叫地蛆的虫子拱过，留下许多深深印痕。而且种得极少，也不见有人出售。大多只在瓜庵边角种上一小块，供自己家人吃。还有一种叫“留兰香”的圆香瓜，比较小，吃着不脆不甜，但放在屋里却能散发出浓香的味道。沿中条山一带的村庄，如东郭村、磨河村，还种有一种叫“天鹅蛋”的甜瓜，也很小，但很甜，种在沙土地里，结瓜虽早，产量却很低，现在几乎绝种了。

如今的“绿博特”甜瓜，与爷爷当年种的“甜瓜”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作为王范乡一个农业特色产业的甜瓜，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问王振勇。

王振勇说：“要说王范甜瓜发展史，得先要说说段麦喜。”

“为什么？”

“因为他是王范种甜瓜的第一人。”

段麦喜曾经栽植了4亩梨树，患上了黑星病。面对成片死去的梨树，他心一横，把梨树全砍了。经过仔细研究和认真考察，第二年他在原来的梨树地种上了甜瓜。5月就上市了。由于他的甜瓜口味好、品质佳，很快就被抢购一空。他连续几年种甜瓜，获利甚丰。

段麦喜为王范甜瓜总结了三大优势：王范这个地方有小气候特点，海拔460多米，有温差大的优势，因此种植大棚甜瓜不仅品质好，而且比栽种桃、梨、果等都要省力、省钱、省事；种植甜瓜周期短，当年见效；种甜瓜凭借设施农业优势，在大棚里生长，产量大，可免遭冻灾。

段麦喜成功种植甜瓜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群众都要求跟他学。2008年，他带领十几个村民到山东考察学习，主要学习挂蔓技术。回来后，他又和段明岗成立了山西涑之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公司+农户”的形式与周边村100多个农户合作，由公司提供技术、农资和销售渠道，农户参与管理，共种植了1000余亩的大棚甜瓜，为王范甜瓜开辟了一块新市场。

“不是说这是刘少芳女儿刘瑛的功劳吗？”

“是。2011年春天，种甜瓜的人越来越多，遇到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刘瑛利用自己有文化有知识的优势，联合瓜农成立了一个甜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经常邀请专家到瓜农地里进行技术培训和实地指导，手把手地传授施肥、抹芽、除草、授粉等技术，还同丈夫一起用轮作倒茬的办法，春天种甜瓜，夏天种西红柿，一棚两用，抢占市场空当，提高产品效率，让瓜农们受益匪浅。如果从提高王范甜瓜的科技含量、实行王范甜瓜的标准化生产来看，刘瑛当然是科技种瓜第一人。”

刘瑛，是农民中的知识分子。“上接天，下接地”，整天混在瓜农中，根据瓜农的需要，为社员提供优质种子和苗木供应，还组织瓜农、菜农，赴北京、山东、陕西等地参加全国蔬菜博览会，参加种子大会、甜瓜品鉴会，让社员们增长见识，开阔视野，更加坚定了做大做强家乡特色产业的决心与信心。她还注重“创品牌”“卖精品”，以合作社的名义创建了“王范甜瓜”品牌，注册了“王范甜瓜”商标，设计了精品礼盒和小标签，走上了品牌发展的道路。她还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办法，举办甜瓜新品种品鉴会，用电商打开销售市场。由于王范甜瓜注重品质，不用激素类农药，因而越来越受消费者欢迎。设施大棚面积从原来的1000亩发展到5000亩，产量也由1500公斤提升到2500公斤。商品率达到95%，亩效益达到1.5万元以上。2020年合作社产品通过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绿色认证，到北京参加了全国种子大会，并推广了“绿博特”绿皮甜瓜品种。吊蔓甜瓜亩产量也由原来的1500公斤大幅度提升为2000公斤到2500公斤。

前不久，我路过王范乡，当刘瑛陪着我们走进瓜棚，棚里气温较高，瓜秧长得绿意盎然。瓜蔓上挂着一个个圆形的或椭圆形的甜瓜，真令人眼馋。种植户摘下几个让我们品尝，真是香脆酥甜、清爽可口。走出大棚，只见有不少前来进货的人正与瓜农洽谈。一番议价，迅速成交。接下来，就是采收运送，过秤结算，手机转账，忙忙碌碌的……

刘瑛指着挂在架上的甜瓜对我们说，为了提高甜瓜品质，今年合作社又与南京农业大学共同实施“校区合作”项目，开展新品种种植实验，力争让王范甜瓜品种更优、品质更好、品牌更高，不断推动甜瓜产业高质量发展。下一步，他们将进一步引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形成集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休闲观光于一体的农业产业集群，加快构建具有王范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鹳雀楼

【河东成语典故园雕塑欣赏】桑林祷雨

闫鑫 摄

河东纪行（组诗）

■李需

盐湖

黄帝大战蚩尤时，苍山如血。
一堆一堆盐垛，白花花的。
历史是一头咆哮的狮子，
长长的鬃毛，搅起满天风沙。

一条盐池古道，在中条山蜿蜒。
伯乐相中的那匹马，雪白的四蹄，
踏得原始的松林涛声如雷。
九州十八县，
让一架独轮马车搅起满天烟尘。

肩担背负的日子，红尘滚滚。
大道通天的岁月，莽莽苍苍。
水在荡漾，水在漫卷，
如一幅北方壮怀激烈的水墨画。

一头，挑起的是西风猎猎。
一头，挑起的是国泰民安。
是谁，还在高筑的土台上抚琴高歌：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鹳雀楼

落在头顶的雪，弓满苍山。
黄河，吟咏的长调短调，
一步一回头。
身前之事，身后之事，
在雪地凝聚成一行歪歪扭扭的脚印。
鹳雀楼，独占鳌头。
一个唐朝的诗人，
披一件破旧的衣衫，
轻轻接住，
空气里弥漫的桑落酒醇香的味道。

秋风楼

一艘打着汉朝旌旗的大船，
灌满了汾河的风声，雨声。

山呼万岁的啸声，
夹杂着龙的低吟浅唱。
一场秋风，
站在高处，
俯视着芸芸人寰。

秦皇汉武的霸气，气贯长虹。
苍茫的大地，落满同样苍茫的芦花。

一座楼，上可接住紫气东来的云霞。
一座楼，下可抚摸到人间烟火的雾岚。

百姓记事

又是夏宝飘香季

■王鹏举

北解村委会门前有一条两三百米长的大街，大概是我们整个县城里最具烟火气的街道了。下午四五点后，除了一些冒着热气和油烟的特色小吃之外，各种当季水果的摊位摆满了街道两边，从樱桃、油桃这些本地特产到菠萝、柑橘等外来水果一应俱全，叫卖声混合着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路过的人们，大约是禁不住这人声鼎沸的诱惑，纷纷停下车，来到摊位前，在和摊主讨价还价之后，拎上几个新鲜的时令水果，举着手机扫码支付，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流畅丝滑。这种扑面而来的市井既视感，让小城充满了温馨舒适和琐碎可爱。在林林总总的水果中，西瓜无疑是占据“消费C位”的，它是对抗漫长而沉闷的暑热最让人迷离、最具杀伤力的利器，没有之一。“下咽顿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文天祥的这两句话，从诗人视角道出了西瓜的正宗滋味。

两周多前，领着大旺经过这条人气爆表的街道的时候，就听到了夏宝西瓜的叫卖声，“夏宝西瓜，绝对正宗，先尝后买，十块钱四斤”。这种鲜亮而浓郁的万荣土话，被灌注在电喇叭当中之后，余音袅袅，久久不绝。我往堆放着滚瓜溜圆夏宝西瓜的工具车上一瞥，赶紧拉着大旺急速离开。因为妹夫在王显村种的夏宝西瓜此时还没有开园，“卖石灰的见不得卖面的”的酸味油然而生。

直到夏宝西瓜的叫卖从“十块钱四斤”喊到“十块钱五斤”的时候，我的心里再也无法平静，甚至有几分急不可耐。好比在考堂上，看到别人交卷，一个两个不打紧，三五个也无所谓，而大部分人都起身交卷，且每个人的脸上还飘荡着那种稳操胜券、洋洋自得的表情，你还能沉得住气、从容作答吗？都说市场如战场，你占不了先机，后面还有机会取胜吗？

昨天一回到村里，我就迫不及待地开着电三轮跑了五里地赶到妹夫的瓜地。停下三轮车，脚踩在两排瓜棚中间的通道，感觉一股热浪顺着裤腿儿直往上蹿，估摸着此时的地表温度应该在40度以上吧。这要是摔上一跤，估计烫伤比擦伤的后果都还要严重。这样的天气，不要说在瓜棚里干活了，就是在这空地上站一会儿，分分钟都要被晒成“干儿”了。妹夫养了两条狗，一条看到有人来也跟着跑了过来，“汪汪”几声就回去歇凉了；另一条，干脆躲在阴凉处没出来。天热得让狗狗都快要忘记自己的职责了。

大中午的，只有妹夫一个人在瓜地。他从远处过来，我看不清他的面庞，却能感觉到他走路时都快要飘起来了。单薄的身子更加干瘦，不过精气神倒还不错。他把我引到两头透风的凉棚下面，一下子觉得像是换了人间。

刚坐定，妹妹就开着电三轮过来。印象中好像没见她开过车，但她风风火火的样子，俨然一个老把式。我的视力不太好，妹妹下了车走到跟前，我才看清了她饱经风霜的模样，瘦得我都有点儿不认得了。

“是瘦了15斤……”妹妹说这话的时候，倒是漫不经心。

我却惊讶得几乎跳了起来。15斤，这放在身上该有多大的一块呀。这哪里是种瓜卖瓜，简直就是虐待身体呀。我身边熟人和同事，午饭限量晚饭不吃，早起跑步晚上锻炼，一个月能减上三两斤都算是奇迹了。

今年是他们种夏宝西瓜的第四年。他们就像输红了眼的赌徒，瞪着充满血丝的眼睛，一次次地加大筹码。头一年种了15个棚，说是辛苦的，结果到第二年却增加到40个棚，最忙的时候把两个人都累虚脱了。到了第三年，也就是去年，他们再次挑战自己的极限，咬咬牙增加到60个棚，还是两块地来回跑，其中的辛苦辛酸可想而知。今年说不干那么多了，说人要紧身体要紧，结果一把地包到手，就又种了57个棚。在他们这些最早“吃螃蟹”的几个瓜农年复一年的带动下，夏宝西瓜已然成为王显村继红富士苹果之后又一个新崛起的产业品牌，甜蜜的事业越做越大。

从正月里的栽苗，到随后的掐尖授粉拉蔓标记，一百多天的时间里，一株西瓜苗跟前要跑多少回，没有人能记得清；每天从第一个瓜棚到最后一个瓜棚要走多少路，没有人能数得清；每年卖了瓜拆了棚说来年再也不种瓜了，结果到了第二年仍原鼓旧槌照样侍弄起西瓜，也没有人能解释得清。

临走的时候，妹夫带我走到近处的一个瓜棚，说今年的瓜管得好也成得好，每个瓜都在十斤上下，匀匀称称的，肯定好卖。说到这里，他那黝黑而朴实的脸上，挂着幸福的满足。

“哥你不用操心，打搅了几年的瓜贩子这些天都来电话了，要订咱们的瓜，”我都开上车了，还能听见妹夫兴奋的声音，“再有不到十天的样子，咱的夏宝西瓜就要开园啦！”

开园了就能卖钱了，卖钱了就见到回头子儿了。相对于前期的真金白银的投入和起早贪黑的付出，回头子儿，大概是这会儿最让人开心的事儿了。

本版责编 赵卓菁 美编 冯潇楠 校对 李静坤